

目 录

军阀统治下镇江国民党的产生与成长·····陈斯白遗稿	(1)
我与十四军·····陈斯白遗稿	(12)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镇江前后·····张立藏遗稿	(29)
焦山沦陷记·····德 峻遗稿	(32)
抗战胜利后镇江“劫收”四十天·····杨方益	(35)
镇江鼓乐及其《十八套》·····杨积山	(45)
七十年来镇江吟社漫谈·····丁志安	(58)
镇江五卅演讲厅和五三图书馆·····杨方益	(65)
琐话文宗阁始末·····忻元璋	(72)
焦山《了禅和尚传》碑·····戴志恭 江 扬	(76)
陈善余先生传·····陈登临 尤志心	(80)
柳诒徵先生生平·····李宗海 任 谷 高木生	(88)
柳诒徵和赵声·····申 耆 蒋顺兴	(95)
清末到解放前镇江公办中学简介·····法 度遗稿	(100)
私立镇江女子职业学校·····高静筠	(108)
附：有关私立镇江女职的几件事·····李守静	(115)
镇江地震史料·····许 林	(117)
易君左在镇江·····王 骥	(122)

军阀统治下镇江国民党的产生与成长

陈斯白遗稿

民国十三年年底，镇江国民党第一个小组，在军阀孙传芳统治下成立了。这个小组是直接受共产党员侯绍裘、恽代英等所组成的江苏省党部领导的。当时成员有我及杨植之（公崖）、柳健、金铸人、杨效颜等五人。这是我们由改良主义走上民主革命的发轫。现在我先谈谈当时的思想转变。

在国民党成立前，镇江已有：己未青年演说会、益友社、新镇江报社等三个社团；就政治立场来讲，明确的政治方向是没有的。前两个团体对青年本身虽有些进步意义，对腐朽社会还是不痛不痒的。新镇江报社战斗性比较强，对社会的刺激作用也比较大，但主持人陈斯白，小市民的习气还是十分浓厚，受胡适之反动理论的影响很深；什么“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啦，“从上而下的革命”啦，“点点滴滴的改革”啦……装满一肚皮，一切都从改良主义出发，回避革命。

提到我的思想转变，一方面在报纸上看到广东国民党的改组情况的报导，尤其是后来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使我最为向往；另一方面，一个在南方大学读书的朋友嵇直，不时寄一些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给我，使我扩大了眼界，粗粗认识到改造社会还有许多药方。尽管他初期寄来

的书多半属于空想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主义、费边主义和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运动等。后来嵇直转入上海大学读书，直接受到恽代英、肖楚女等真正共产党人的熏陶，他的思想就有明显的变化。寄来的书有：《响导》、《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日本河上肇等人的著述，以及有关三民主义的介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我写信问他有没有办法介绍加入国民党，他来信说，要有五个人加入可以在地方上成立小组，介绍不成问题。我先与柳健、杨公崖商量，都表示赞同，乃又联系金铸人、杨效颜，由嵇直找恽代英等介绍加入，1924年冬，镇江第一个小组在穆源学校内正式成立；我的党证是苏字134号。

我们小组是直接由江苏省党部领导，上海经常派人来镇，如张曙时、曹壮父等。那时在上海环龙路44号，另有西山会议派组织的江苏省党部，我们没有接触过。

镇江小组成立后，现在介绍一些情况如次：

(1)组织成员。

镇江党组织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最初是在演说会、益友社一班熟朋友中找吸收对象，后来才逐步的发展到镇中、九师的学生，一直到北伐军到达镇江前不久，才成立市党部，那时我已参军闽赣。

现在想想当时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保守思想作怪，同时也由于阶级局限，目光只看到城市小资产阶级，看不到工农群众。那时成员就记忆所及的有：戴百川、杨贯之（二人都是世界语学会会员）、杨云伯、谈良甫、叶砚农、黄白民、朱季恒、余齐、朱瑾如、童西萍、卢良甫、韩天眷、赵均、杨公崖、柳健、金铸人、杨效颜、陈斯白、蒋承法、谈

佩言、陶瘦柏、韦愚公、陈景福（他私下对我说他是共产党员）、黄始鸿（据他说，曾加入过同盟会）。学生中有胡健民、闽春华、杨义宣等。关于吸收学生，我们是交由陈景福负责的。吸收的女同志有杨天慧、范作莹等。

（2）孙中山先生追悼会。

当孙总理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来，镇江同志和全国一样，受到很大的震动，于是开会筹备追悼大会，并向上级作了报告，请求派员指示。会场在县体育场（即现在军区操场），各机关、学校、团体、都送了挽联、花圈。中、小学生及学校军乐队都参加了大会。《新镇江报》还出了专刊。先一日，丹阳党部派夏霖同志（后在无锡被孙传芳杀害）特地将青天白日党旗送来，开会时第一次在镇江晨风中飘扬。事前，我们接到上海通知，恽代英同志将如期来镇参加大会。

恽代英同志，我们都没有见过面，开会前，都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忽然，夏霖同志指着一个装束非常朴素的人说：“来了！来了！”代英同志，出于我们想象之外，并不是西装革履，而是个和尚头，戴着没有边框的近视眼镜，鼻子高高，个子大大，十分诚朴的人。他夹着一只旧的黑皮包，穿着褪了色的古铜色的夹袍。他是个天生的演说家，湖北口音，声宏音远，几乎每一个字，都能打入人们心灵深处，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

此外，大会还有一个特色，即镇江警察局长马贡芳也在会上讲了话。他是镇江人，曾和赵伯先先生一同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总算比他埠警务人员采取敌对态度是不同的。

暑假，嵇直回来说：代英同志回上海时告诉他，说我曾对他说：民生主义，再跨一步，就是共产主义了。可见烈士

对每人的一言一行，都很留心。嵇又告诉我：代英同志在上海的生活非常刻苦，他住在一家亭子间里，每到深夜归来，席子向地板一铺，就睡觉了。——其简朴如此！

(3) 恽代英同志在镇中演说大意。

追悼会的第二天，代英同志被邀到镇江中学去演讲，内容主要是讲如何救中国。他首先说明中国内受封建军阀的压迫剥削，外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中国已到民不聊生，面临危亡境地；接着，把几十年来，好多人所开出的救国药方：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立宪救国、道德救国……主张，一一提出来加以扼要介绍，例如过去有人把希望放在教育上，可是孔子的教育，在中国教了二千多年，并没有把中国教好。他证明一个个都失败了，并且越救中国越弱，越救中国越乱。他有力的说明中国的祸根是帝国主义与军阀。末了他指出：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摆脱列强控制，中国方能发展实业；只有消除军阀的割据局面，实行孙中山先生以民生为主的民主政治，工人有工可做，农民有田可耕，大家才能安居乐业，建设国家。这仅仅是我回想起的大意，离他的原词，可能相差很远。他每吐一个字，如发一颗炮弹，都打中要害，我生平所听到的演说，没有比他再感人的。这篇演词，我曾记了，登在《新镇江报》上。第二天，他又被扬州第五师范邀去讲演。

(4) 镇江的反日浪潮。

1925年五月卅日，上海日本纱场枪杀工人顾正红惨案发生后，反日高潮激荡全国，镇江也燃烧起熊熊烈焰。镇江国民党当即投身这一运动，用三五同志会名义，联合新镇江报社、己未星期演说会、各中学学生会、商会、教育会、市公所和通俗教育馆等，开紧急会议，随即成立抗日后援会，会址设

在通俗教育馆内（现改磨刀巷小学），并推定负责人员驻会办公，团体有三五同志会（杨公崖为代表）、学生会、商会等。学生会任查缉，新镇江报社任宣传，商会任总务。由学生会组织查缉委员会，火车站、轮船码头等处日夜有学生分途把守。由报社组织宣传委员会，一时传单标语满街飞，街头巷尾，到处是宣讲队。搬运工人、码头工人主动停止起卸日货。各商店也贴出招贴，表示不卖、不进日货。工人店员多有深夜来会报告奸商私运、隐藏日货的场所，陆续查获隐藏的日货好多批，其中最大的要算和兴煤号。据那时曾担任润州中学学生会代表的余乃成同志及当时和兴协理曹朴安的回忆：码头工人报告和兴煤号私进日煤几千吨，已由日本驳船运来镇江，停泊江心。和兴经理傅瑞堂躲到上海，副经理吕锡候避不见面，他们日夜驻守在和兴，职员何某态度强硬，被群众痛打。傅瑞堂之弟，人称傅三老板的，出言伤人，被学生抓了起来，学生要将他游街站木笼。新打的木笼，已罗列通衢，如该店再不理睬，即放火烧店房。后由商会出面调解，该店愿出罚款，大会提出两万元，他们出一万五，商会陆小波先生要他们再加二千五，告一段落。

在群众反帝热火朝天的阶段中，于招商码头发现一投江自杀的青年，在他身上查到一封遗书，说明他之自尽，完全是激于义愤，与日寇不共戴天，愿国人再接再厉，勿忘此恨云云。我们将义士装殓后，抬柩游行，因之，人民反日情绪更为热烈，因葬义士于北固山头。义士名王宗培，丰碑犹存。

大会结束时，除和兴罚款外，连其他零星数笔，共存两万元。我以镇江缺少群众集会场所，主张以此款建筑公共演讲厅，使人民多得教育机会。这一主张经大会通过，现在巍然立于伯先公园的演讲厅，还标志着当年镇江人民反帝斗争

的胜概。

(5)《新镇江报》被指定为党报。

《新镇江报》发刊于1924年元旦。镇江国民党小组成立后，张曙时同志来镇江了解我们的情况，1925年即收到江苏省党部的通知，指定《新镇江报》为镇江党报。本报每月亏欠约十元，由省党部按月寄发。我担任编辑，曾遭受过镇江教育局、三山日报社及曹丽青的三次诉讼，并刊登过孙中山先生追悼特刊，恽代英同志讲演辞，指导过抗日反帝工作，介绍过社会主义思想，做过党的喉舌。

(6)上海开会。

1925年冬，我代表镇江到上海开会，各县只有二十多人，在那里，我见到省党部工作同志黄经羲（后殉难）、戴盆天（后变节）等。省党部领导人侯绍裘（北伐胜利后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他穿着棉布长袍，戴着灰色的马虎帽（一种拉下来仅露出眼鼻，可以挡风的帽子），腮下有一黑痣，长着一撮毫毛，为人非常和蔼近人。开了两天会，恽代英同志（后被蒋介石残杀于南京）也来讲了话，大概是介绍当时国内革命形势，以及对发展工作做了指示。

(7)招待朝鲜友人。

那时流亡到镇江的朝鲜友人，有安东晚及后来的朴炳江二人，由杨公崖同志招待他们住在穆源学校，我们曾请他们讲述朝鲜亡国后的惨痛情况，藉以唤起国人爱国反帝斗争的热情。

(8)其他。

我们曾收到上海的通知，介绍党员参加黄埔军校（第四期）读书，镇江保送的有韦愚公同志。

我们组织国民党，曾受地方当局注意。奉军派委的镇江

县长傅文通，曾到商团去看陆小波，问起陈斯白之为人（因为陈在陆小波、胡健春所办的润商学校当教师，他未便贸然动作，故先作探询）。陆说：他们都是一班热心社会事业的书呆子，为人都还好。因此也就过去了。

有一次，我们第二区党部举行成立大会，《自强报》上披露了这条消息，并且把我的名字登出，是不是含有恶意不可知；反动统治官僚是否疏忽了，过了几天，还是风平浪静，没发生问题。

1926年初夏，我到江西参加十四军政治部工作，镇江的党也跟着北伐的胜利而进展，李西侯、张子方、陈邦才等一班润商教师，也加入了，成立了市党部，李、张等都担任了部长。可是一朵向荣的花，不久又因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而摧折了。

▲本文补充▲

· 陈斯白遗稿 ·

1926年，我因参加北伐离开镇江，关于国民党后期的情况，不甚了解，特地去访问当时曾任镇江市党部委员的胡健民同志，得到一些补充，兹概述如下：

(1)当时国民党成员尚有阎宝林、何国魂、刘治昌、孙德陶、叶叔良、马志英（女）等人。

(2)恽代英到镇江讲演，除省镇中外，尚有第九师范。讲演题为“吃饭问题”。学校当局因迫于学生的请求，不得不请恽代英同志来校讲演，但又怕他宣传革命。故恽于演说时，一直都是说吃饭难，到结尾时才提出要解决吃饭问题，只有革命之一法，使听者心悦诚服的接受他的结论。我那天可能是有课，未曾去听，故漏列。

(3)C.Y.小组：由共产党员陈景福领导学生胡健民、闵春华、阎宝林、杨义宣等，在九师加入C.Y.（即现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小组成立时，曹壮父曾来镇江指导，胡任书记。

(4)反对国家主义派，也反应在学生中。那时醒狮派巨头之一杨效春在镇中任教职。此人有文化，有理论，地位也较高，因之国家主义派在学生中比较得势。陈景福同志在镇中任体育教师（那时学生对体育教师，大都是不重视的），水平较低，又不能如国家主义分子，可以在反动统治下，公开号召，一时难与抗衡。但是，在九师，情况就大不同了。那里面有C.Y.小组，革命力量胜过反动力量，在墙报上经常交锋，对方贴出一篇，这边反驳的文章，随时即贴在后面，不让他们抬头。

(5)镇江国民党市党部的组织情况：由于北伐军节节胜利，一班原存观望的人，这时大批涌入党内，镇江很快由两个区党部发展成三个区党部，于是成立市党部。那时，孙传芳的军队，虽已日落西山，但对国民党还防范森严。我们只能在一个夜晚，假张子方家开市党部选举大会；并且燃起蜡烛，摆几桌菜，说是庆寿，藉作掩护。当选出委员及分配职务如下：

常务——柳健，曾在台湾任过宣传副科长。解放后因反革命罪被镇压。

宣传——韩天眷，现在兰州任教职。

组织——胡健民，原系C.Y.，后在镇江参加历任反动党务，现在家。（编者按：已故）。

商民——金铸人，原中国银行职员，已故。

农民——李西侯，新加入即当选。现民盟负责人。（编者按：已故）。

工人——闵春华，C.Y.后变节，汪伪时投敌，解放后劳改（已故）。

妇女——马志英，新加入即当选，因当时妇女参加甚少，生死不详。

监察——杨公崖，现民革负责人，当时名杨植之（已故）。

秘书——陶瘦柏，福运轮船公司职员，已故。

总务——杨义宣，C.Y.抗日战争时曾到过延安，后逃回沦陷区病故。

市党部最初秘密设在九师。公开后，接收伪市公所，乃迁入仙鹤巷万寿宫（今十五中）。

当时，到达镇江的先遣部队，是反动的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所统辖。何对镇江市党部，指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党部，不信任，并百般留难，几乎动辄得咎，工作无法展开。等我从十四军回镇治病，被何应钦下令逮捕后，市党部委员柳健、杨公崖、胡健民都远走他乡，市党部工作，实等于解体。一个新生的婴儿，即被窒息。

现在谈一谈陈景福同志。他是常熟东张市人，在上海某体育学校毕业，来镇中当体育教师。1925年他曾对我说：他是共产党员。因此1927年我们将城内国民党员的发展，交他负责。1927年我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政治部主任时，为了整顿政治部工作，曾发电约他去参加，他另外约了共产党员陈学诗一同到杭州来。我派他任组织科长，陈学诗任宣传科长。我被捕后，他也离职。1931年我任江苏省会救济院长时，他化名陈震寰在救济院工作，但人很消沉，已与党失去联系，1933年离镇回乡。在抗日战争期间，听说他在常熟组织过游击队，被日寇枪杀了。

两次访问杨公崖同志纪略

杨公崖同志，是我当年的老战友。关于北伐胜利前，镇江国民党情况的一段史实，我想就正于他，希望更能核实一些。谁知他的记忆力，有惊人的衰退，不但北伐胜利前与胜利后两段时间模糊不清，并且有些观点也成问题。据他说：关于这段期间的历史，他曾写过一篇文章，交给刘锡康同志看过，我向他要这篇底稿看看，过一天又去看他，他说没有找到。

根据我们两次谈话的结果，有许多分歧，内中有五点，我认为他是弄错了。我为忠实于史料，求得真实、正确，写在这里，权当正误。

（1）杨说：“我们在孙传芳统治时期组织国民党，是由于恽代英同志来镇江组党，我才加入的。”不确。恽代英同志那时在上海主持《中国青年》刊物，兼主江苏省党部青年部，不负组织部的责任，他不会摸生跑到镇江来组织国民党。镇江是由我们组织了五个人，将名单与嵇直，由他转请恽代英同志介绍省党部，才成立镇江第一个小组。

（2）杨说：“镇江当时组织的不是国民党，是三五同志会。”不确。五卅惨案发生后，镇江民众都投入反日高潮。那时我们不能用国民党的名义对外，于是用三五同志会（指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此名是由杨提出，大家同意的）这个名称参加大会的。

（3）杨对《新镇江报》后来改为党报这一事实，向我说：“我们办的《新镇江报》改为国民党的党报，这是你投降了。”不对。他把这一阶段的国民党（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党）看成是后来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的了。

（4）我问杨镇江市党部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我那时不在镇江。）他说是“在北伐胜利之后”。不确。根据当时在市党部担任委员的胡健民回忆，是在北伐军到达之前。

他们到南门外郊迎北伐军的先头部队，用的是市党部名义。市党部不会在北伐军到镇江之后，才开选举会以及成立大会的。

（5）我问杨在市党部担任什么职务？ he说是“组织”。记错了。根据胡建民的回忆，胡本人任组织部，公崖任监察委员，因此，他才去担任县政监察员的。

此外：

一、关于镇江国民党第一个五人小组的成员，公崖说没有杨效颜。我在回忆录中，也只记得金铸人、柳健、杨公崖、陈斯白四人，另外一个记不清，据效颜说，他是最初五人之一，我就写上了。这一点可作存疑。

二、关于镇江反日的组织，我记得是镇江抗日后援会。公崖说是镇江“五卅惨案”后援会，可供参考。

三、公崖说：五卅惨案发生后，镇江人民群众游行队伍，曾经过银山门大街（半边是英租界，半边是华界）、观音洞（英领事馆门前），高举标语，向英领馆示威，并呼打倒英帝国主义口号。此点应作上文的补充。

写后小记

从1924年冬到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时止，镇江国民党的产生与成长，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侯绍裘、恽代英同志为首的江苏省党部直接领导的。关于这一阶段的史料，因为有些同志记忆衰退，有些知道得很不具体，十余年来，尚多空白。现值“七一”，向党献礼，乃将亲身经历及所知道的如实写出。因为提到镇江国民党，就不能不提到较前的《新镇江报》，更不能不提到那时的社会情况，写在一起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于是分成三篇，实际还是一篇，这样才能看出那时的面貌。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日写）

我与十四军

陈斯白遗稿

一、赖世璜军长

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和李明扬，原是老滇军李烈钧的部下。在赶走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奠定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西南政权方面，它是有一定功绩的。赖世璜与其他小军阀一样，本无明确政治见解，又加饷源不足，没有固定地盘，在李烈钧离开部队后，于是“有奶便是娘”，投入陈炯明怀抱，撑起反孙旗帜（据赖本人解说，他之反孙是出于不得已，是为了清君侧，反对胡汉民）。当时一班小军阀，都是在朝秦暮楚中壮大自己，赖军由一师人扩充到十个团，另外还有特务营、炮兵营，为数在万人以上。时至蒋介石第二次东征，打垮陈炯明后，赖即退据赣东南山区，饷源几绝，无法维持，衣衫褴褛，行同盗匪，人称花子军（我参加十四军并不久，关于该军的老底，还是得诸传闻，难免差误）。

民国十五年（1926），蒋介石回师广州，一举消灭刘、杨。为了转移目标，提高个人权位，便匆遽兴师北伐；那时除用权谋赶走许崇智，攫取第一军作为自己基本队伍外，拼凑湘、桂、滇、粤等军，才不过七个军，除福军留守外，还要分由湖南、江西、福建三路进兵，能够出动的人数，比起吴佩孚、孙传芳以及周荫人、邓如琢等北洋军阀所拥有的武

力，强弱之势悬殊很大。蒋为壮大阵容，就不得不广拉杂牌军队增加声势，赖世璜当然是个很好对象，通过李烈钧的关系，将赖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并派熊式辉为该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熊是保定毕业，考进日本陆大的。以前中国人在日学军事的，都是速成性质的士官学生；考入陆大的，熊是第一人。熊为人十分狡诈，他垂涎一个顾姓的留日女生，长的很俊；可是他家中原有黄脸婆，难达目的，于是异想天开假造书信，由国内寄去，说他老婆病故，他就大登其报，广发讣闻，臂缠黑纱，眼泪涟涟，如丧考妣，象是多情种子。这个女人居然被他骗到了手。从此，可见其奸猾之一斑了。

十四军参加赣州会战，一举击溃邓如琢主力，遂下赣州，江西门户洞开，革命军乃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攻克南昌。在这一役中，赖军第一师师长叶简不幸阵亡（叶于督战时，隐蔽在一座古墓后，用望远镜瞭望时，弹从口入，不治身死）。

南昌攻克，总司令部行营进驻督军署，赖赶到时，碰到几件痛心事：

（1）赖为赣人，资望不能算浅，江西省政竟不容染指，省主席反给了非赣籍的鲁涤平，蒋又将他拨归东路军何应钦指挥，令其兼程入闽。

（2）十四军的经费，不是按编制发饷，而是采取军长包办方式，全军经费每月只发十五万毫洋（毫洋是沿广东旧习，以银色关系，在广东一元可换辅币十二枚，发毫洋实际等于八折）。算算确是不够，赖为此特去见蒋，蒋是好话多说，慰勉有加，要他和白参谋长研究。赖与白崇禧在倒挂一役本是冤家，冤家见面分外眼红，谈到增饷，白推到总司令身

上，他不能做主，因此发生争执，赖说：“这点经费，我没法带，请你去带”。白拍着桌子说：“谁带你这土匪军队！”两下几不能下台。蒋、白一软一硬的双簧演出后，经费还是没有着落，赖只有忍气吞声赶向前方卖命。

（3）赖在叶师长出缺后，曾保其亲信充任，但久久不得要领，待赖出发后，蒋乃发表熊式辉充任第一师师长，这真是晴空霹雳，非赖始料所及，搞了多年的家当，就这样轻轻巧巧丢了一半。

蒋介石阴险过人，他使用排除异己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看人兑汤的：有先升官而后借故削职或找理由杀害的；有收买部下倒戈的；有搅乱其建制，分化其团结的；有挑拨离间，使其相互火拼的。蒋对赖世璜是尽量压缩其经费，限制其发展，送前线去牺牲，安插爪牙到其内部，削减其实力，监视其行动。

由于蒋介石惯用这类毒辣手段对待别人，后来不断引起蒋唐战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闫战争，以及蒋与孙殿英、蒋与十九路军的战争等等。五、六年七八战，遂使中原涂炭，民不聊生！——这时对赖世璜仅是牛刀小试耳！

赖世璜是怀着满腹牢骚踏上征途的，同行者有我和黄埔二期生熊远勳、刘德藩等六人。我们自南昌解缆，溯赣江，达丰城。登陆后，经临川南城，转入闽之光泽、邵武，进驻建瓯。沿途人民对革命军队之热烈欢迎是令人感奋的；常常离城数里，于残阳夕照中，即见旌旗飘拂，锣鼓喧天，处处鞭炮，遍地欢声。我们往往从硝烟暮霭中，踏入山城（在每次欢迎大会中，赖之演词由我记录整理，交南昌留守处印发，名《赖军长征途中之政治工作》）。

我们到达南城时，赖向我们表示不拟再进，他说：“要

飞机飞，总得加油，没有油，如何能飞？我们一军人十五万毫洋，连吃饭都成问题，如何能打仗？”当时大家都就赖军长提出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并分析了革命形势，结论是：军费肯定不够，但革命形势迫使我们前进，不能停止。我们只有一方面请求增拨经费，一方面继续前进，万不能脱离革命。于是推熊远赳回南昌，通过他舅父李协和的关系，增加三万元，依旧是毫洋。赖在新附之后，于上疑下忌的情况下，也只有俯首恭受之一法。

赖对插手到他集团中的熊式辉非常疑忌，在光泽把熊召来，对政治部的工作，声色俱厉的责备一阵，并把我介绍去当秘书。我和熊一路去建瓯，适熊接到发表师长的任命，政治部工作交我代行。（到杭后，由东路军政治部正式加委。）

由于共产党根据苏联的建军经验，在部队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士兵觉悟提高，质素锐变，勇猛作战，视死如归，同时在江西、湖南，工农掀起了革命高潮，用全力支持革命军，帮助作战，帮助运输，帮助侦察，帮助补充给养，革命军很快的赶走了吴佩孚，打垮了孙传芳，使革命烈焰直冲霄汉，军阀望风披靡。因此，在东路，除在建瓯将李生春一团缴械外，几乎一弹未发，直达杭州（当中曹万顺、杜起云、夏超的响应革命，也起了很大作用）。我们沿太湖进占无锡。

一路走来有个感觉时常袭击着我，使我惶惑：那就是我们革命军所过之处，和孙传芳代替卢永祥，杨雨霆代替齐燮元并没有两样，仅是县长改成县政会议，而公安依旧，税所依旧，法院监狱依旧，一切地主豪绅的权势依旧，军阀制度依旧，这样就算革命吗？究竟是什么道理？原来何应钦是和蒋介石一个鼻孔出气，这是他们的预谋，故意保留这一套统治机器，作为他们做反革命工作的有利基础。

二、策赖反蒋

蒋介石向来诡计多端，在共产党帮助他肃清地方军阀后，腰杆渐硬，野心勃发，于是他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趁机把共产党人从他直属的部队中清洗出去，同时培植黄埔学生中最反动的分子来巩固自己。但在表面上，还把自己打扮成十足的革命者，伪装左倾，假惺惺的攻讦右派，从而窃取了军权、党权。在并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他更急急忙忙兴师北伐，为的是利用战时编制，集军权、政权于一身，完成一套完整的独裁局面。

由于共产党人根据客观形势，发动民众，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高潮，北洋军阀望风披靡，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不到三个月，即占领湘、赣、闽、浙数省。这时的蒋介石志得意满，大有“朕即国家”之势。在迁都问题上，他虽受到挫折，但他对国民党左派，并不放在眼中，他所认为心腹之患的倒是人民先锋共产党。他看到共产党人训练出来无坚不摧的钢军；他看到香港大罢工以及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无比威力；他看到湖南农民如火如荼的反豪绅的革命热潮！自然他是怕这巨大的洪流有朝一日把他也淹死的。他除事先密派戴季陶赴日卖身投靠外，又通过王晓籁，得到英帝国主义六千万元的贷款资助。江浙财阀都来给他撑腰。他利用宋子文、吴稚晖、王正廷等分别向法、美帝国主义者暗送秋波。蒋介石的刀头指向了共产党。在赣州他指使爪牙倪弼枪杀了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南昌、九江指使段锡朋等公开反共；在南京总理逝世纪念大会上，指使流氓殴伤侯绍裘。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驻扎无锡的时候，正是武汉政府提出实行民主、扶助工农、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时候，宁汉分裂已达表面